

古今人物論第二十五卷

莆中 鄭 賢 元直 輯 岳陽 劉

順宗

唐 韓 愈

順宗之爲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於詩每賜大臣方
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
賊泚逼迫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
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
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
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爲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雕
靡宮人引舟爲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驩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

荒爲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柳宗元劉禹錫

石晉劉 昀

貞元太和之間以文學聳動縉紳之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該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才如俾之詠歌帝載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而諛道不謹昵比小人自致流離遂墮素業故君子羣而不黨戒懼慎獨正爲此也

柳宗元劉禹錫

唐順宗時有八司馬而柳宗元劉禹錫與焉論者至今鄙之未

有諒其志者夫德宗以猜忌不任宰相深居禁中而韋執誼渠
牟固已與裴延齡等均爲帝所取信用事矣順宗以風疾失音
不能臨御其聰明不能無所寄而伋文又皆東宮故人則其襲
德宗故事居中用事理固然也迹其行事如貶李實却進奉罷
宮市禁五坊小兒追陸贄陽城赴京師皆善政其以范希朝韓
泰王神策軍以奪宦官兵柄尤爲奇偉此豈伋文所能哉蓋宗
元禹錫之志也但其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周管
葛而憫然自得謂天下無人又榮辱進退不拘程式而使士大
夫畏之過矣夫宗元輩欲收宦官兵柄則中人已側目思以中
傷又不汲引賢僑同升共濟而乃憫然謂天下無人則縉紳之

士亦疾而詆之老成謀國者豈如是疎哉且是時天下事孰有
大於立太子請監國乎宗元輩乃置不講俱中官與文珍等得
倡爲之則嗣君之立中人得以有辭其貶逐廢棄豈惟中人快
之士大夫亦固快之元和中執政憐其才嘗召至京師尋以爲
遠州刺史則縉紳之憾終身莫釋也忤中人犯士憾遭斥不盡
其才斯宗元禹錫所自取而其心猶有足諒者固欲爲伊周管
葛也使河東之柳復榮立都之桃再樹功業詎可量乎後世之
論槩以文人無行目之且與伋文同科無末減焉豈不冤哉乃
若躁進欲速之累則有之矣不以相掩可也

評 此論近厚大抵爲劉柳釋慚耳亦千古惜才意也

王叔文王伾劉禹錫柳宗元

宋歐陽修

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爲盜無以異
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貞帝病昏抑太子之明規權遂私
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憤而不復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
猷不失爲名卿才大夫惜哉

柳宗元諫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取進士
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
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
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合出我

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靈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舊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郴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實觀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父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
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夫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
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
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
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
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
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
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

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于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評 退之惜子厚不自貴重故至擯斥然自斥後益工於文辭以傳諸後世又重爲子厚喜其立意婉曲有味

八司馬論

明周思兼

執朝廷之柄以亂天下者小人也然亦有奸天下之奇功而不

量其力不幸而入於小人之黨者唐之八司馬也夫八司馬之
用事於朝天下之人莫不以小人目之而一旦廢棄遂至於終
其身不得復齒於清議吾獨悲夫八司馬之材皆天下之偉人
而少年書生爲小人之所誘雖侮之而不可以復洗也天子寢
疾於內而佞文之徒以東宮之舊用事於外其心之邪正猶未
著于天下而一時之政亦未至于甚悖則雖當時士大夫未必
不想望其丰采而又持爵祿之權以誘天下之士亦足以惑其
心而奪其不從之願故雖八司馬之材亦墮其術中而不自覺
雖覺之而不可以復叛是以日夜噂沓以議朝廷之政自以爲
伊周管葛之流而不知天下之士已聚而竊議于其後佞文奴

隸之材八司馬非不能識之而迂儒腐生自謂業已同之而又戀戀于富貴是以不能決策而去以至於敗元和之盛君子莫不以其材自顯於世而伍交之黨猶憂愁抑鬱於遐荒之域雖欲發憤以白其志而竟以貶死者其素行不足以取信于朝廷而其材又天下之所忌也夫行不足以取信故君子不敢任其咎以開其入仕之路而材足以起人之忌則小人亦從而交阻之是以天下皆惜其材坐視而莫爲之言而其故人僚友雖貴顯於朝廷黜陟天下之士而獨靳於一薦以裴度之賢不能寬禹錫之貶而楊於陵與宗元爲姻屬亦終不能少爲之助蓋疑而忌之者盈於朝廷而一介之力無所容其間故甯屈數人之

材使之負寃終其身而不敢強人之所忌以起天下之謗八司馬之黨惟程昇之材爲下而元和之末猶得以自進於朝廷者忌之者寡也夫然後知劉柳之名愈甚于天下而貶斥之禍愈不得以自伸也嗚呼始以其才誘於伾文而復取忌於元和之世八司馬之材乃其所以自禍也與

評 素行不足以取信高材不免於取忌此八司馬之所以窮也有味哉

憲宗

蔣 係

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貞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玄宗之政理如此既覽國史乃

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須宰執臣僚得以輔助豈朕
今日獨能爲理哉自是延英議政晝漏率下五六刻方退自貞
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削方鎮權重德宗不委政宰相人間
細務每自臨決姦佞之臣如裴延齡輩數人得以錢穀數術進
宰相備位而已及上自藩邸監國以至臨御訖于元和軍國樞
機盡歸之於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翦削亂階誅
除羣盜虐謀莫斷近古罕傳唐室中興章武而已任昉縛之聚
斂逐裴度於藩方政道國經未至衰紊惜乎服食過常聞豎竊
發苟天假之年度幾於理矣

憲宗

宋南宮靖一

憲宗常與李絳諮諏時事言無不酬或罕論諍輒加詰責又以
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以逢迎斥李拭以無所可否黜權
德輿好惡如此似亦可謂正矣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福日
削方鎮浸橫天下之爲節度者十有五縣官賦入止於東南八
道而已帝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師老財屈
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爲之懼果能
剪除亂階削平猾逆擒劉闢於劍南執李錡于浙西縛盧從史
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
淮西三世之叛天下深根固帶之盜皆狼狽鼠竄納質效地稽
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復除唐之威令幾於復振矣及世難漸

平侈樂一生姦人皇甫鏞以聚斂佞媚得幸裴度極諫帝靳不
納會鏞以內庫朽物給軍將士怨怒度以爲言鏞遽引其所履
靴曰此亦庫內物也臣以二千得之其堅如此此乃奴僕小人
所爲窮猥卑賤之態尚可以負乘大臣之位哉憲宗寵奴僕之
人至俾位居宰輔卻忠臣之諫至於罷其相位何昏蔽之極也
度既罷去鏞方養權憲宗自謂天下無慮驕縱彌甚以宦者爲
館驛使以柳泌爲州刺史修麟德之殿浚龍首之池中尉何人
甘受其萬緡之獻而帝之志於是益荒矣未幾金丹之藥方試
而陳弘正之謀遂行此無他憲宗中智之姿可上可下之主也
世難則能用忠良時平則專悅邪佞用忠良者欲以成已之事

也故能平天下悅邪佞者欲以成已之欲也故亦能殺其身史稱帝剛明果斷不過初年討蔡之事耳若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昏於欲之謂明憲宗之爲君正坐乏此此所以貪聚歛而近小人迎佛骨而拒忠諫而謂剛明者如是哉傳曰素絲無常惟所染之憲宗其有焉

李吉甫

宋胡寅

人主不自用而用宰相宰相不自用而用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于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材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刻之人必自選擇以

防參商矛盾之爲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埶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雖在裴埶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裴埶薦李藩批勅

宋胡寅

裴埶賞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埶何以能爾觀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埶之方寸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矣

白居易

宋歐陽修

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於詩它文未能稱是也多至數千篇唐以來所未有其自叙言關美刺者謂之諷諭詠性情者謂之閑適觸事而發諷之感傷其他爲雜律又譏世

人所愛惟律詩彼所重我所輕至諷諭意激而言質閒適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視其文信然而杜牧謂纖豔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爲流傳人間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人人肌骨不可去蓋救所失不得不云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禎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濯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李絳

元尹起莘

凡姦邪小人每以諂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非未有不爲所移者承瓘欲立聖德碑頌德憲宗既可其奏一